



朱紫辨異錄

(續完)

方 偏

十、扶乩不是佛法

世人多信扶乩，亦名扶鸞，乩中往往自稱是某佛某仙，或某神某人降壇，能為人講經說法，畫符作字，亦能預言時局隱事，開方藥為人治病。但其所言，或驗或不驗，大體言世間善惡業則多是，言出世間修行理論法則則多非。凡此皆是靈鬼借人之知識而作，鬼之神通，有深淺界限，離此界限，即非所知，故其預言，或驗或不驗，處方或靈或不靈。這與鸞手之品質，亦大有關係，如文人扶之，則詩詞微妙，知醫理者扶之，則方病吻合，善書者扶之，則字畫勁秀等皆是。觀此可知並不是真正神聖降壇，而係假託無疑，否則果係關公呂祖，或某菩薩某神親臨，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呢？既是假託，既是或靈或不靈，或驗或不驗，或是或不是，則聽他的話，並無什麼標準，直等於碰運氣，這是何等危險。所以佛弟子萬不宜設乩壇充鸞手，或向之乞方問事。且修行人，宗旨既明，心意已決，若是世間事，應照世間法做去，一切都要憑自己的理智判斷，當行則行，當止則止。遇狐疑難決事，應向親長及朋友中之有道德有經驗者，提請教益，此等事無關神佛，不應求神告佛。左傳有云：「國將興，聽於人，將亡，聽於神。」極當箴佩，國家如此，身家也是一樣的，並無差別。有病須請良醫診視，不得服乩壇方藥，把性命當作兒戲。若是出世間修行事，倘照行善念佛，求生極樂，這八字做去，乃是千穩萬成，連問都無須再問；若是看教，持律，修禪，學密，則經典俱在，自方便法，以至究竟法，自下手法。以至圓滿法。自小乘法，以至大乘法。自世間善法，以至出世間善法。一切俱備，依之而行，萬不至失。若不能看經論者，則當求善知識，開示護持，憑之而行，亦能成辦；聽佛的話，聽善知識的話，無論如何總比虛無縹渺不負責的神鬼好。

我有一友，誤入外道，沉迷甚深，有一夜自其機關回來，對我說：今日五教聖人都到。我問：什麼是五教聖人？怎麼會到？他答：本日孔子釋迦，老子，耶穌，穆罕默德，都由乩上降臨。我這才恍然大悟，因平時已有諷勸提醒他，竟不蒙採納，爲了想起孔子「朋友數斯疎矣」之訓，所以也沒有再勸，只笑著說：「那好極了，六經中，缺了樂經，大學中，缺了格物致知一章，現在孔子連門人都親來了，爲什麼不請他補上，成個完整的經書，這樣看來，秦始皇的燒書，真白費力了。至少他要在焚書之後再禁止扶乩，這才對呢！」他竟答不出。查扶乩之習，自昔已有，有時

憂時憤俗之士，見世道人心，江河日下，乃擬作勸善文字，意欲流傳世間，挽回風氣，但因自己的資望不够，所以都託言由某仙某神，降乩開示，以增高人們之信仰。如「太上感應篇」、「文昌帝君陰騭文」、「關聖帝君覺世真經」、「呂祖戒淫文」等，皆屬於這一類。裏面說的，都是世間善法，若能照其所言做去，也不失爲一個世間大善人，中間雖也雜有出世法，如印造經文，創修寺院，持齋戒殺等，但總是偏於小乘，或儒釋道混雜，如「三尸神」、「拜斗」、「唾流星，指雲霓，輒指三光，久視日月，對北唾涕及溺，對壺吟詠及哭。」之類，未免涉於迷信，所以非學佛人所宜讀。我們對於世間善法，則有十善五戒，對於出世間善法，則有三十七助道品，六度，及經律論三藏，皆可思修，皆是了義，皆能出世間了生死。若在家學佛男女，一切事親敬長，五倫八德，則當以儒教爲準則，不宜妄從外道乩語，以致陷入歧途也。

乩壇上鬼神，又往往因其資望不够受人崇敬，乃亦假託關公，呂仙，或玉皇，岳飛，文天祥等臨壇；假如有人問以當時歷史往事，則說年代已久記不清；若問以將來事，則答以天機不可洩，這當然是託詞規避。我想假如鬼若是真有神通的話，則國際上所有的第五縱隊，間諜網，特務人員，參謀本部等，都可以不用，只要用一枝乩筆足矣。而軍事上，科學上，工程上，一切秘密，也都在千里眼順風耳之下，暴露無遺，比無線電通訊網，雷達等，還來得便捷準確。並且歷史上許多謀臣策士戰略家，如張良，范蠡，陳平，孫武，韓信，諸葛亮等，都可以一請便到，比活的還容易羅致，國家何怕不强。這樣看起來，就可知什麼扶乩催眠術等，都是無效的，假如真有有效的話則國際間鉤心鬪角的戰爭機構裏，就早已採用了。

十一、供佛菩薩不得用葷物

佛教重戒律，尤其對於殺生一事，最爲嚴格，不論大小乘戒，皆以戒殺列於上首。佛子若犯殺戒，大悲心既失，如千尺高樓，基礎傾圮，一切施設，皆屬枉然。釋尊在梵網經中，說菩薩十重戒，第一即是殺戒；又說四十八輕戒，第三即是食肉戒。其他如涅槃經，楞伽經，楞嚴經，十善業道經，華嚴經，五大施經等，對於殺生食肉，皆有明誡；可知自佛菩薩乃至佛徒，均不應殺生食肉。吾人若以飲食供養佛菩薩，在理當以菜蔬茶果餅餌等爲限，決不宜把豬牛羊雞鴨等衆生血肉，作爲供品。但是有一般人，既不知佛菩薩性質，也不會讀過經典，往往爲了求福而供養；甚至爲了誇耀富裕而供養；爲了人如此，我亦不得不如此而供養；因此不特消失

却供養的意義，並且還完全相反。記得當我纔十歲時，有一同居王君，係福建泉州人，在福州中亭街，開船頭行，此種行在中亭街即有十餘家。門關相望，大抵皆泉州人所經營；而泉州人最敬的是地藏菩薩，每當農曆七月三十日，即大做其地藏誕，當時我爲了與王君有同居關係，亦每被邀參加。際此一日，照例將行中雜物，一律收拾乾淨，行之正面，掛起一幀地藏畫像，像前所排列之供品，有全豬全羊，雞鴨魚蝦螺蟹，乃至海參魚翅之類，一應俱全。晚間更是鑼鼓喧天，大唱其戲，當時福州尚未改建馬路，中亭街僅有石板窄路，被十餘行，定唱十餘班戲劇，臨街搭臺，把交通完全阻斷。並且所演的戲，多是鳳儀亭，戰宛城，翠屏山等淫劇，據說是演給地藏菩薩看的；彼時我尚在童齡，只覺得有食好玩，根本就不知道：地藏王誕，是怎麼一回事？及今思之，真是罪過不小。普通受八齋戒，和沙彌十戒者，尚且戒殺生，戒非時食，戒歌舞觀聽，今乃大殺衆生，大排夜宴，大演淫劇，來供養等覺菩薩，祈求福報，這無異於請林則徐吸鴉片烟，藉表敬意，寧非滑稽之極？即此一例，可知供養，求福報，這點小事，也要研佛理，明教義，纔有效果，否則不特得不到福報，並且欲植福反而招殃，豈不冤枉？大抵不論供佛菩薩也好，供神也好，無非表示敬意，既是示敬，雖菜蔬茶果糕餅，皆可奉獻，何必殺生？昔有孀婦家貧，送甯時，只以一杯水排在神前，附詩云：「禱告東厨司命神，一杯清水饒行辰，年年破屋多塵土，須恕夫亡子幼人。」我若爲甯神，當敬謹接受，認爲諸供我中，此屬第一，爲之滿引。

十二、泛說

此土的人，是賢愚並生，十界俱全；法是邪正並立，真偽兼有。所以行者要用理智，擇師擇友擇法，若不先擇而後修，則極容易走上歧途。佛有眷屬，魔也有徒侶，我敢說人人都是願修正道，決沒有一個人願修邪道的，但儘管心中是這樣的願求，而爲了智慧短淺的緣故，結果十有八九，落入外道中，不特徒勞無功，且將招致苦果，此所以有此篇之作。當然一定有人以爲：「你自謂佛教是正道，但據我看起來，是迷信，是拜偶像，是多神教，是愚蠢，是開倒車，是脫離社會人羣，是消極，是亡國滅種，是不合理，是自我陶醉，是自高自是。」當然囉！各是其是，是人類的特性，縱使有一百個癡花舌，也不能使人入盡信。並且既各有信仰，則各有愛憎，以愛憎心，作出發點，當然只覺我所信仰，無一不可愛，彼所信仰，無一不可憎，如此又安能得正見？如人納妾，自丈夫視之，其妾從頭至腳，無一不可愛，但自其妻視之，則無一不可憎，觀念異故，感覺亦異也。只因衆生的前因不同，當來趣果，當然也不同，這是理所當然，無足怪異；佛說法華經時，竟有五千增上慢人，退席不聽，佛親說尚且如此，何況他人。衆生妄見，看朱爲紫，看紫爲朱，竟有如是，此所以勞佛菩薩，分身千百億，永遠在六道中，攝取不捨，如能引發原有淨種，使之生起現

行，固大佳事，否則也能種種新淨種，爲將來出世正因，這就可見佛菩薩的爲道精神了。

世間最悲慘而可憐者，不是貧病困苦人，甚至不是無間地獄裏，受苦的惡人，而是本求超脫，而反墮落者，本欲向西，而反向東的迷途者，用盡渾身精力，而自趨於深淵者。就因爲此類人極可憐憫之故，所以善知識廣行法施，爲一切衆生作清淨眼目，功德之大，乃無比倫；因爲一人的歸於正道，將來能引度無數人，此無數人，復各各引度無數人，如燈燈相燃，光明無盡，終有普光普明之時。並且佛門多了一個正信弟子，則魔界便少了一個沉迷衆生，爲了正見既得之後，終不再墮邪見之故，所以只有魔皈依佛，終無佛皈依魔，佛徒皈依魔者，皆爲未開法眼之毛道凡夫，若得正見，終不可移，時間既久，總有一天會做到如圓覺經所說的：「一身清淨故，多身清淨；多身清淨故，如是乃至十方衆生，圓覺清淨。」「一世界清淨故，多世界清淨；多世界清淨故，如是乃至盡於虛空，圓裹三世，一切平等，清淨不動。」這時便是闡提成佛，一切衆生成佛，地藏菩薩成佛，普賢十願圓滿，十方如來永遠涅槃的時候。有人憂慮到：外道猖獗，而且挾其政治經濟背景，配以有組織有步驟的計劃，推行不息，將來這一個世界，總有一天，是外道的天下；我說不然，支配環境，是衆生的公共業力，而不是人謀，人謀若能成功，其主因還是業力。並且即使外道，真個能够統一全球，較諸華藏世界，毗盧心海，也不過大地一塵之量，如太倉中米，壞了一粒，於全倉何損。何況佛未法，尚有七八千年的壽命，一也；賢劫尚有九百九十六佛，未曾出世，二也；此土是屬於佛化度土，三也；應得度衆生，內有種子熏習力，外有諸佛菩薩加持力，非是外道所能動搖，四也；無量壽經中，佛告彌勒：「此世界六十七億不退菩薩，當生彼國，諸小行菩薩，及修習小功德者，不可稱計，皆當往生。」法華昌隆，已有懸記，五也；人類的理智，終能抉擇，六也。有此數因，所以吾道中人，可以安心辦道，不必顧慮到外來的威脅。釋尊也說過：佛法非外道所能壞，壞佛法者，還是佛教中人，如獅子身中蟲，自食獅子肉，所以內憂較外患更要重視。不過既是佛徒，佛教興亡，匹夫有責，所以上求佛道，下化衆生，是應做的事；施財施法施無畏，是應做的事；束身持戒，爲世楷模，也是應做的事。外面一切諸事，皆已安排定了，吾人只要盡其在我，則責任已了。最怕的是：人人榜上有分。惟我名落孫山，眼見他人成佛作祖，超登彼岸，如名士過江，其多若鯽，一個個都飛黃騰達而去，而我呢？還在三界六道裏掙扎，以貌躬獨支衆苦，這真堪捶胸痛哭。「此是選佛場，心空及第歸。」古訓昭然，何敢不勉。

我有一友，他對我說：「某人的太太，本來吃素念經拜佛，近忽開葷，改奉某教，把供養的觀世音菩薩像送給我。」我把像一看，原來是一幀紙繪的觀音大士像，像的左右兩旁，各貼一條紅紙，左寫某某座前何使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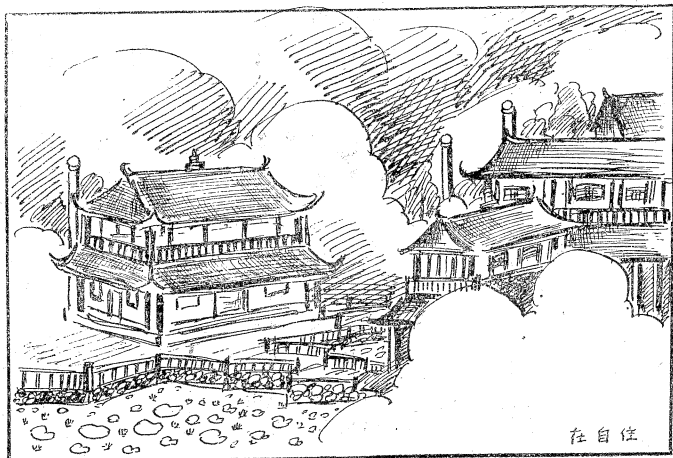
璫，作門作窗，金碧交輝，色光爭彩，各處嵌鑲赤珠，光華四射，好像百千日月，照耀虛空，複閣重樓，千門萬戶，高低掩映，層疊無盡。

室內几牀屏案，也是七寶所成。陳列在各方，好似萬花簇聚。蓋幔幢旛，皆是珠錦連綴；後空飄動，更像雲霞翻飛。要待需用器具，不用經營，一想就來；若要把他換去，不用搬移，一想自然就滅。

門前外皆是成行成列的琪樹，有時枯了，要想到道遙自在。連檐的花樹，百狀千態，更發出種種的音響，配合上種種的鳥聲，池中蓮花，並放出微妙的香氣。這些景物，都送到你的面前，都任你去看，無晷無夜，六時光明；不寒不暑，一年皆春。地不必掃，絕無半點灰塵；物不必洗，總是長時新鮮。



畫 鳴 淨 · 作 明 德
在 自 住 · 六



在 自 住

可憐我們的世界太簡陋了。居住的家頂好，要得推崇以前的大皇帝了。常誇他住的宮室，叫什麼金殿玉闕，其實那有這回事。所謂金殿，也不過屋頂頂上幾片黃瓦，門扇邊釘上幾個銅環子；所謂玉闕，僅自是堆疊些白色的石頭而已。

極樂世界就不同了。真是金梁玉棟，珠欄銀塔，玻璃為牆，瑠璃為地，碑礪瑪

右寫某某巖洞白仙姑。細查究竟，據說皆是她平時所供奉的狐仙，時時在乩壇中，和這一位太太談話，弄得她神志顛倒；近來受某教人士的德惠，所以反佛教，我想這不足為奇，觀此一幀畫像，已知她平時不特不明佛理，甚至並不知道；爲了何事而拜佛修行？也不知道什麼是觀世音菩薩？什麼是狐仙？而持齋拜佛念經燒香，究竟是何意義？當然也莫名其妙，所以纔有這樣的後果。世間像這一位太太的修行人，當然不在少數，因爲理路不清之故，所以其修行的前途，都非常危險。平時以狐疑不定心，修莫名其妙法，若遇邪緣，鮮不退轉，此所以佛門行者，平時最好要更多的看經聽講，把理路先弄清楚，然後意志就堅定了。呂新吾著「呻吟語」，其中一段，對於舜禹十六字心傳中的惟精惟一，解釋得很清楚，他說：「只有一毫粗疎處，便認理不真，所以說惟精，不然衆論淆之而必疑。只有一毫二三心，便守理不定，所以說惟一，不然利害臨之而必變。」像這一位太太，她既不會惟精，又不會惟一，所以說不能不疑，不能不變了。這「宗公案，大可作爲學佛者的借鏡。」

我寫成這一篇文字，其動機並不是要排斥異己，立門戶之見，作意氣之爭，只不過如子弟在江湖上闖蕩數年，略得一些經驗，一旦見父兄首途遠行，心中憂灼，恐其陷於危難，妨害正務，故不得不告以：某處有險阻，某處有岔路，俾作爲參考，加以注意。至於外道呢？外道二字的意義，只是指佛門以外之道，如世之稱外公外婆，並非惡名。據佛門教義，一切衆生，皆有佛性，當來之世，皆當作佛，所以外道也當作佛，將來也是天人。我們當然也至誠希望外道能歸於正道，否則就像父兄走上錯路，墜入深坑，使子弟心中，凄酸萬分。凡是佛教信徒，對於一切衆生，都認爲是過去父母，未來諸佛，只有尊敬關心隨順，絕不敢輕慢。人之於父母也，小過可順，大過則諍，故諍亦是孝。孟子說：「越人鬻弓而射之，則已談笑而道之，無他，疏之也。其兄鬻弓而射之，則已垂涕泣而道之，無他，戚之也。」可知愈是親人，愈當垂涕而道。禮記說：「三諫而不聽，則號泣而隨之。」此所以君有諍臣，父有諍子，士有諍友，諍之爲義，可以助道。凡意氣之爭有損，道義之爭則有益，照道理說，佛教徒對於同道中，行爲有不對的，是應當諍，交朋友端在於取善輔仁，切磋學問，所以諍是直道，是善意。不過是用力諍，是用婉勸，是用諷諫，是用感化，就大有斟酌了。

刊	本	代	目
解深密經語釋廿五元	在家學佛法要合訂 七角	十善業道經合訂 一元二角	請交劃儲帳
釋教三字經 二元二角	善生經合訂 一元二角	永嘉大師禪宗集 一元二角	號「九〇二
金剛經普門品 一元二角	雜阿含經節本 一元二角	四一收。十	元以下者郵
心經大悲咒 一元二角	法華經 六元四角	票代用。	
大乘起信論科判 二元二角			
印光大師嘉言錄 六元四角	圓覺經等合訂 二元二角		